

桦甸县
文物志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自然概况

桦甸县位于吉林省中部偏东南，距吉林市105公里，在北纬 $42^{\circ}33'$ 至 $43^{\circ}28'$ ，东经 $126^{\circ}16'$ 至 $127^{\circ}45'$ 之间。东邻敦化；西靠磐石；南与抚松、靖宇、辉南相接；北与永吉、蛟河毗连。总面积6,468平方公里。辖桦甸、夹皮沟、白山、二道甸子、红石砬子、八道河子、榆木桥子、常山8个镇和桦郊、桦南、北台子、金沙、横道河子、桦树林子、木其河、老金厂、公吉、苏密沟10个乡，181个村，17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3.5万人，其中朝鲜、满、回、蒙古等民族1.6万余人，占总人口3.7%。县人民政府驻桦甸镇。

桦甸地处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龙岗山北麓、第二松花江上游。地势东高西低，高差悬殊，最高之南楼山主峰海拔1,405米，最低点松花湖右岸错草沟口海拔仅249米。全县可分为山区、丘陵区和河谷平地。

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其上源二道江由桦甸东南的金沟子入境，折向西南，为桦甸抚松之界河。至两江口，汇合头道江后，向北、西北折流，始称松花江。然后至影壁峰，由东南向西北，蜿蜒曲折流贯桦甸中部，划地江东、江西。辉发河，发源于辽宁省，由西南四道荒沟入境，向东北流，汇入松花江，把松花江以西的县境分成河南、河北两部分。松花江在唐代称“粟末水”，宋时称“宋瓦江”，明称松花江，清代称松阿里乌拉（系满语，意谓天河）。它是我国主要江河之一，其流经桦甸境内与辉发河相会，连结金银别河，苇沙河、木其河、色洛河、公别河、发

别河、苏密河、柳树河、金沙河等大小河流一百多条，构成遍布全境的水系网。为发展航运、渔业、灌溉和水电建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国家重点工程正在兴建的白山水电站和红石水电站就建在桦甸境内的松花江上。

桦甸地处高寒山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3.9摄氏度。一月份气温最低，平均为零下18.7摄氏度。极低气温曾达零下45摄氏度。七月份气温平均为22.5摄氏度，极高时达36.3摄氏度。全年日照2,379.3小时，年降雨量为748.1毫米。无霜期为120—130天。降雪期为6个月。风向多西南风；冬季多西北风，春夏时而东南风。

桦甸是山区、半山区的农业县。境内幅员辽阔，山多、水多、森林多，地上地下资源丰富，有着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多种经营的优越条件。全县耕地面积为46,369垧。农作物以玉米、大豆、水稻为主。森林面积为44,15万垧，覆盖率达68%，蓄材量达4,800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11万立方米。东部和南部尚有少量原始森林。在深山密林里有红松、黑松、杉松、鱼鳞松及桦树、榆树、杨树、紫椴、胡桃楸、水曲柳、黄波罗、色木、柞等树种；还有虎、熊、豹、鹿、野猪、獾子等野生动物和山参、贝母、天麻等名贵药材；以及各种山菜、蘑菇、木耳、蜂蜜、哈什蚂油等土特产。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金、铜、铁、砂石、砂藻土、石灰岩、油母页岩，大理石、煤炭等矿产资源。驰名中外的夹皮沟金矿已有百余年的开采历史，被誉为长白山下的“黄金盛境”。

美丽富饶的桦甸大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三、四千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这里，他们在江河两岸的台地上掘地造屋，过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和渔猎生活，开发了这块沃土。近百年来，桦甸人民面对封建压迫和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魏拯民同志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满腔热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桦甸大地旧貌变新颜，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采矿、橡胶、制药、建材、化工、电气、农机具、木材加工、印刷、造纸、车辆修配、皮革、酿酒、食品等工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昌盛的新局面。邮路畅通，铁路，航运和公路运输四通八达，彻底结束了旧时桦甸“山路险阻，交通闭塞”的历史。城镇建设、商业财贸、文教卫生事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县有中学 35所，小学514所，教师进修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业余体校各一所。还建有图书馆、电影院、评剧团、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广播站、电视差转台、俱乐部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娱乐场所，极大地丰富了城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目前，桦甸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设着可爱的家乡，描绘着具有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宏伟蓝图。

第二节 历史沿革

桦甸，系桦皮甸子的简称。设治于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元1908年1月29日）。

桦甸历史悠久，根据现有考古资料，至少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在松花江上游的三道通、后油房、桦兴和北牡丹及金沙河上游的狼头山等地发现的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人们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渔猎生活。他们用制做粗犷的石镐、石铲、石斧、石锄、石网坠等石器用黑曜石压制的石镰、刮削器等原始工具，同大自然进行搏斗，辛勤地开发着这块土地。

从西周到战国，桦甸的河谷台地上形成许多相去不远，比较密集的原始聚落。在木其河砬山、地窨子，金沙的郑村，常山的

太平庄、蔡家营、桃山，八道河的西崴子、海浪布等地留下的村落遗址和石棺墓，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属于青铜时代的“西团山文化”遗存。其族属当为秽貊族。

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年）灭燕人卫氏朝鲜，置乐浪、临屯、真蕃、玄菟四郡。桦甸属玄菟郡北境上殷台县所辖。

公元前37年至公元 668年，夫余人朱蒙在今桓仁、集安建立高句丽政权，桦甸系高句丽之北境。

隋唐时期，桦甸先后为勿吉七部和靺鞨七部之一最大的粟末部所占据。据《新唐书》载：“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今长白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今松花江），水源于山西北……”

公元 698年，粟末靺鞨人首领大祚荣在今敦化敖东城建立地方政权，称“震国”。公元 713年，接受唐朝册封，改称“渤海国”。至宣王大仁秀（819—830）时期，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桦甸为长岭府治所，并辖瑕、河二州。在渤海建国的二百二十九年间，桦甸地方第一次出现了实体的政权建置和城市建筑，进入了历史发展的繁荣时期。据考证，辉发河畔俗称大城子的“苏密城”古城，是长岭府的治所兼瑕州^①。

公元 926年，耶律阿保机起兵攻灭渤海。秋八月，韩延徽、康默记等率兵攻占长岭府。不久，渤海领地俱入契丹。改渤海为东丹国。是时，桦甸为东丹国之长岭府治。公元 987年，东丹去国，桦甸隶于辽朝东京道。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隶东京道咸州、女真回跋部大王府，兵事属咸州兵马司^②。

金代，十二世纪初，女真完颜部兴起，公元1114年阿骨打起兵反辽，于公元1115年正月建立金朝。金初，桦甸隶于咸州路，后为上京路会宁府南境，咸平路东北境，是回跋女真纥石烈部居地。金末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春，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建东夏国，桦甸又隶于东夏国之开元路境。

元初，在东北置辽阳行省，“管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

县十、另有驿站百二十处”。桦甸隶属于辽阳行省开元路。元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废路立府，桦甸属于开元万户府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复隶开元路。

明代，废除元朝的行省制度，于洪武七年（1374年）在东北设置了镇守总兵府，由“钦差镇守辽东地方总兵官”总管东北兵权，镇守东北地区。并设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及卫所等地方组织，管理东北政务。明朝前期桦甸属建州女真之属地，受辖于辽东三万卫指挥使司。永乐四年（1406年）于今常山蚂蚁岭附近设置“马英山卫”^③。“马英山卫”于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受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明中叶以后为女真讷音部和辉发部之居地。

清初，定长白山为祀山，周围千里概为封禁之区域，禁区西南接盛京围场二十四围，桦甸县境皆在其内。嘉庆朝，分辖于伊通州及吉林府。为看护禁地，境内设富尔岭、四道沟、色勒萨穆钦河、法毕拉、辉发河、三道沟等多处卡伦^④。道光年间，冀鲁“流民”进入禁区，挖参、淘金、垦山，渐成聚落。咸丰四年（1854年）韩边外（本名韩显琮）攫取夹皮沟金矿挖金流民武装首领，雄踞江东，统揽行政、司法、租税大权。同治五年（1866）因协助清军围剿农民起义军受清廷封赏。“赏给六品军功，及桦树林子、木其河一带闲荒数百垧”。光绪六年清廷又赏给“五品顶戴”，并委以“南山练总”，同时开放苏密甸子荒。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磐石设县，将吉林府“东南管界官街地方……划归磐石县管辖。”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东三省总督和吉林巡抚奏请于吉林省城“东南桦皮甸子添设知县一员，曰桦甸县”。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光绪帝批准设县^⑤。宣统年间，桦甸先后隶于吉林省西路分巡兵备道和西南路吉长道。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韩边外统治江东达六十年之久，自建县以来，仍以特别之区域维持韩家权益，故政令不一。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吉林省公署令准，将江东政权由县统治，至此，江东江西始归一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十一月，桦甸沦陷为日伪统治之下。一九三六年（伪康德三年）于县境五区之大蒲柴河镇（今属敦化）设桦甸县“桦东办事处”，分掌伪桦甸县公署事务^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东北光复。十一月二十八日桦甸解放。同年十二月一日建立民主政权。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县民主政府先后转移到松花江东的桦树林子、地窨子等地，进行江东根据地的建设。此时，国民党军队占领桦甸县城及江西部分地区，建立国民党部和县政府，江东江西形成对峙局面^②。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收复桦甸，县民主政府迁回县城，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五年五月，经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县人民政府改为县人民委员会。一九六七年由“生产指挥部”代行县人民委员会职能。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九年恢复县人民政府建制至今。

注

①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②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杨旸、付朗云《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卫所研究》

④陈铁梅：《桦甸县志》

⑤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编

⑥丁吾：《吉林省桦甸县一般状况》

⑦王依群：《桦甸纪行》

第三节 文物综述

桦甸地处松花江上游，辉发河下游。其山川秀丽，江河纵横。以第二松花江和辉发河为主流的大小一百多条河流，构成了遍布全县的水系网。桦甸县境内的古代文化遗存按着水系分布于江河两岸的山前台地上。

目前，在桦甸境内发现的各类古文化遗存有80余处。其中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10处（包括石器采集地点），主要分布在松花江、辉发河流域紧濒江河的台地上。位于金沙河上游左岸八道河子乡的狼头山、辉发河右岸公吉乡的五道砬子、松花江两岸的老金厂乡三道通、后油房、红石乡船口屯、木其河乡东金龙南山、桦树林子乡渡口及桦兴、北牡丹等遗址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遗存。遗址中主要是一些打制的石器。打制石器为两种类型：一是“亚腰石锄”，一是“弓体石镐”。亚腰石锄在东北地区不少遗址中均有发现。它最早出现于东北西部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新石器时代遗址^①。富河文化及与之年代相近的新乐文化，通过地层和类型学研究，加之测定的三个碳—14数据^②，可知它们距今五千年以上。分布于东北南部及以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亚腰石锄也出现于这一文化之中^③。较之为晚的分布于吉林地区和长春地区的西团山文化没有这种石器。打制亚腰石锄主要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桦甸发现的这种石器亦当是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弓体石镐的形制较特殊，特征明显。它是通过在狼头山和三道通的发现才注意到的一种石器。从它过去在西团山文化里面不出现，并且不与上述打制亚腰石锄共存这一现象来看，可能意味着它属于另一个石器加工技术系统。在包含这类石器的遗址中，往往也有西团山文化遗物，反映出它跟西团山文化的关系，比上述打制亚腰石锄跟西团山文化的关系

更近一些。所以它的年代或稍晚于打制亚腰石锄。概括起来，桦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两种石器：以打制亚腰石锄为特征的石器，在其它地区也普遍存在^④；以弓体石镐为特征的石器，在别处少见，可能是当地自身特点的标志。上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把桦甸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到了五千年以前。

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在桦甸发现较多，而且基本都属于西团山文化系统。西团山文化，是六十年代考古界根据吉林省郊西团山遗址而命名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其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战国。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它以其特有的石器、陶器风格，加上山丘居址、石棺墓葬而构成了区别于其它文化的自身特点。这一文化的青铜器不多，尚处于不发达阶段。桦甸目前已发现的西团山文化遗址有25处，主要分布在松花江及其支流木其河、蚂蚁河、金沙河沿岸。其中蚂蚁河下游松花湖区的太平庄、蔡家营、兴隆沟、桃山、崴台山；木其河磴山及前、后地窨子；八道河西崴子、狼头山、海浪布等遗址都是分布密集、相距不远的原始村落遗址。它们说明了西团山文化人们活动地域的广泛，以及当时人口的密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桦甸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以西团山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为最多。有不少西团山文化遗址，还曾做过科学的考察和发掘，从而更进一步地丰富了对桦甸古代历史的认识。

标志进入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仅在横道河子乡西荒山发现一处墓地。1979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和吉林市博物馆先后两次进行发掘^⑤，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西荒山的六座墓葬皆在山顶，形制相同，葬式无异，称之为“竖穴岩石墓”。首次发现的这处墓地及出土的陶器、石器、玉饰、青铜短剑和铁器等丰富的文化遗存，显然不同于西团山文化，代表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这类墓葬，在桦甸附近的永吉、蛟河、磐石亦显端倪，可以肯定桦甸境内还会发现此类文化遗存。

汉代的遗迹和遗物，在桦甸尚未发现。有待于今后工作。

唐代渤海文化，遗留于桦甸的有古城、居址和墓葬。其中苏密城是此时期最重要的遗存。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外学者不断地对苏密城进行考察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关于它的治所等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近些年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反复对苏密城进行测绘、调查和研究，修正了过去存在的差错。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基本确定苏密城为渤海长岭府之治所。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和当地党政部门及人民群众为妥善保护好苏密城，做了大量工作。1961年4月13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将苏密城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红石镇高兴村的马鞍石靺鞨居址和墓葬，是桦甸境内少见的渤海遗存。居址年代稍早于墓葬，为渤海建国前期的遗存；墓葬为渤海早期。

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城址和窖藏为多，其次是出土的铜印、铜镜等。桦甸发现的辽金古城，都是一些小城，有的建于山上。出土文物中，最常见的并且数量最多的是铜钱，仅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调查、征集的铜钱出土地点就有二十余处。红石镇小红石发现三处，共和村一处，木其河乡四道沟、下裕民和苏密沟林场、金沙乡下独木、榆木桥子乡杉松村，以及桦甸镇、桦郊、北台子、八道河子、常山等地都有发现。出土铜钱少则几十斤，多则数百斤。众多的金代窖藏铜钱，印证了文献上关于金代社会的记载。它是当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的一个反映。白山镇隆兴村发现的金代遗址^⑤，除了铜钱外，还出土了一批铁器，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武器、装饰部件等等。这处遗址的文物丰富，具有时代特征，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此外，桦甸还出土了几件辽金时代的铜印以及数面铜镜。苏密沟乡杨树村发现的契丹文铜印是辽代在桦甸境内的遗物；公吉乡联合村发现的“都提控所之印”是金末较高的军事指挥机关的印信。在许多铜镜中，红石镇临江村出土的“大定五子镜”是金大定十八年以后铸造的，为典型的金代铜镜。

明清时代的文物，以清代，尤以清末为多。主要有卫、所、卡伦、城栅、驿站、庙宇、碑碣等。明永乐年间，于常山蚂蚁岭附近设置了“马英山卫”；苏密城还是明代的一处较大的交通驿站那丹府城站。苏密沟乡小城子窑地屯、辉发河口蜂蜜砬子、常山蚂蚁河口等是清代在桦甸境内设置的“法毕拉”，“辉发河”等卡伦遗址。全县十余处清代庙宇中，有据可查最早的是常山乡的“凌云寺”，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最晚的是苏密沟乡窑地屯小城子古城内的“普庵宫”，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桦树林子“善林寺”，“正殿精舍”，“檐廊回抱”“雕梁画栋，殿庑巍然壮观”^⑦，是当地清代寺庙建筑中的佼佼者。

近百年来，桦甸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迹和文物。在桦甸松花江以东，辉发河以南至那尔轰岭之间，是1860年到1866年东北农民起义军“磨擦李”（即李维蕃）、刘果发率部活动的中心地区^⑧；1875年夹皮沟金矿采金工人孔广才在吉林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领导了金工起义^⑨；1894年甲午战争，韩登举率夹皮沟金工猎户五百余人，开赴辽东，与日本侵略者大战于海城，予敌重创，为敌所畏^⑩；1900年秋，沙俄侵略军经丰满进犯夹皮沟，韩登举“自率精兵”，设伏于常山蚂蚁岭，拒俄数日，“俄军大败，遁回吉垣”^⑪。巍然屹立的蚂蚁岭，成为桦甸人民抗俄斗争的重要遗迹。抗俄“忠义军”余部刘大个子、王和达等，在忠义军失败后，曾率余部在桦甸县东南的崇山密林中坚持抗俄和反对清廷围剿的斗争。桦甸的“荒岩沟谷间”曾是桦甸人民“蛇行猱附”，袭击入侵俄军，使敌“横尸林壑”，胆颤心惊的战场^⑫。1907年，同盟会重要领导人物宋教仁先生受孙中山的派遣，亲赴桦甸联络策动韩登举参加起义。1911年4月，桦甸联庄会近四万人发起了抗捐斗争。1925年，江东桦树等地农民又掀起了抗牲捐斗争，迫使官府取消“牛

头捐。”1930年，中共桦甸支部成立。蜂蜜顶子是桦北区委所在地，是杨靖宇第一次到桦甸找到并改编磐石游击队的地方。它是桦甸境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中较重要的一处遗址。

桦甸是中共南满省委及杨靖宇、魏拯民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活动的根据地和重要战场。夹皮沟小二道河子、摩天岭、金银别，老金厂大楞场、白山会全栈、头道溜河以及红石、木其河、桦南、苏密沟等地的深山密林中，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抗联密营遗址和遗物。头道溜河附近是中共南满省委的重要会议址和一路军秘书处；大楞场密营是抗联二军四师与杨靖宇会晤并欢渡春节的遗址。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政委魏拯民生前居住和工作过的夹皮沟小二道河子密营，1981年4月20日被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联神兵奇袭红石、夜袭会全栈、火烧木其河老集团木帮以及柳树河痛歼敌靖安军等战役，至今还流传在群众中。

在解放战争中，松花江以东是解放区。桦甸县政府先后设在桦树林子、东南岔、地窨子等地，领导着江东根据地的建设。吉林省吉南地委、吉南军分区司令部、吉南专署和后勤部、后方医院曾设在桦甸县老牛沟和夹皮沟等地。桦南乡王家店小西南岔屯是桦南工委、桦南办事处临时所在地。集厂子、牡丹砬子、吕大房子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迹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桦甸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为缅怀和纪念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在桦甸县城、木其河、地窨子、桦树林子、夹皮沟、红砬子、桦南等乡镇分别修建了革命烈士墓、烈士陵园和纪念碑，以使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世代相传。

总之，桦甸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存和革命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桦甸历史发展的脉络，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和篇章，是我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而生动的乡土教材。它为桦甸的历史增添了光彩，激励着全县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为开创历史的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注

-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见《考古》1964年第一期。
- ②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24页、30页。
-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75年第一期。
- ④ 陈家槐：《吉林市松花湖畔唐家崴子附近及其对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未刊稿）
- ⑤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见《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一期。
- ⑥ 陈家槐：《吉林省桦甸县白山镇出土一批金代遗物》见《博物馆研究》1983年第一期。
- ⑦ 陈铁梅：《桦甸县志》
- ⑧⑨⑩ 王魁喜、徐凤晨等：《近代东北史》
- ⑪⑫ 张相文：《南园丛稿》第五卷《韩边外志》

第二章 古代遗存

第一节 古遗址

1. 三道通遗址

三道通遗址，位于老金厂乡苇沙河村江西（松花江左岸）三道通屯的西山上。第二松花江由西南向东北经山脚下向西北流去，形成一个较大转折，其江中有两个小渚，使江水分成三道流岔，故称“三道通”。这里江河纵横，丛山峻岭，地势较高，海拔在400—500百米左右。

此处遗址，是在进行红石水库淹没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84年5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红石水电站建设工程进行了大面积发掘。

遗址范围较大，总面积近三万平方米，是目前松花江上游发现的一处较大的原始文化遗存。

经调查和发掘，遗址的文化层较薄，这是因水土流失较严重造成的。遗迹、遗物相对集中在山的南坡和东坡。遗物较多的是石器和夹砂粗陶片。

石器中以打制石器为多、压制细石器和磨制石器较少。

打制石器的种类主要有石斧、石锄、石镐、石铲、砍砸器、石网坠等。这些石器多取材于山下江边的河卵石，制作简单保留着部分自然石皮，器形硕大厚重，个别的在打出的刃部进行磨砺，反映出明显的地域差别和自身特点。如扁平条形石斧和厚身长方形石斧，是用形状合适的自然河卵石略微加工的简单工具。

打制石铲的器形比较规整、定型。其形制一种是长方形石铲，扁片状，四边打制整齐，刃部微凸，个别的铲身一面平整一面起脊，断面作三角形；另一种是椭圆形石铲，体亦扁平、圆顶弧刃、上部两侧打出束腰，以便绑缚。

石镐比较粗大厚重，长度在厘米以上，正视略呈梯形，刃宽于顶，侧视似楔形，一面平直，一面打出折角，自中段以下内斜形成锐刃。

石锄的形制有两种。一种略似铲形，刃部稍宽于身部，锄身扁平，平顶弧刃，长12.4、宽6、厚0.9厘米；另一种略呈梯形，平顶弧刃，长15、宽7.8、厚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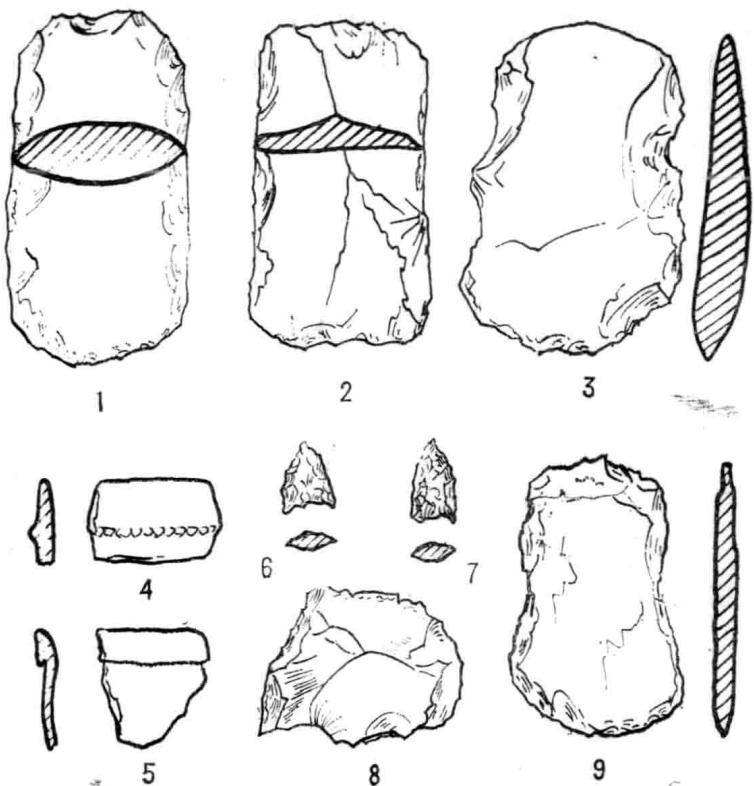
此外还有石网坠，是用椭圆形片状河卵石加工而成，最长的长径4.5厘米，最小的长仅2厘米。

压制细石器的质料均为黑曜石，其硬度较高且很脆，适于打片和压制，是长白山火山岩的一种。器形多为石簇和刮削器。石簇均为凹底三角形，压制精细美观。

磨制石器主要是刀、斧、凿、簇，用板岩和泥质页岩磨制，除石簇是通体磨光外，其余多是在打制成形之后，略加磨光，或仅于刃部加工磨光。

遗址中的陶器质地均为夹砂粗陶，手制，陶胎内所含的砂粒粗细不匀，且羼有粉末状云母片。其烧造火候偏低，陶质粗糙疏松，由于火候不匀，器表颜色也不一致，有红褐、黑褐、黑灰、桔黄色等。同一器物的上部与下部、表面与胎心颜色也往往不同。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表面打磨压光，个别的在口沿部位施以简单的泥条堆纹。器形多碗、鼓腹罐、直腹罐、壶、钵之类，皆平底，器耳以乳丁状瘤耳较多，不见三足器（图二）。

从出土文物的形制特点来看，三道通遗址是区别于当地西团山文化的另一种原始文化遗存，其年代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可能是新石器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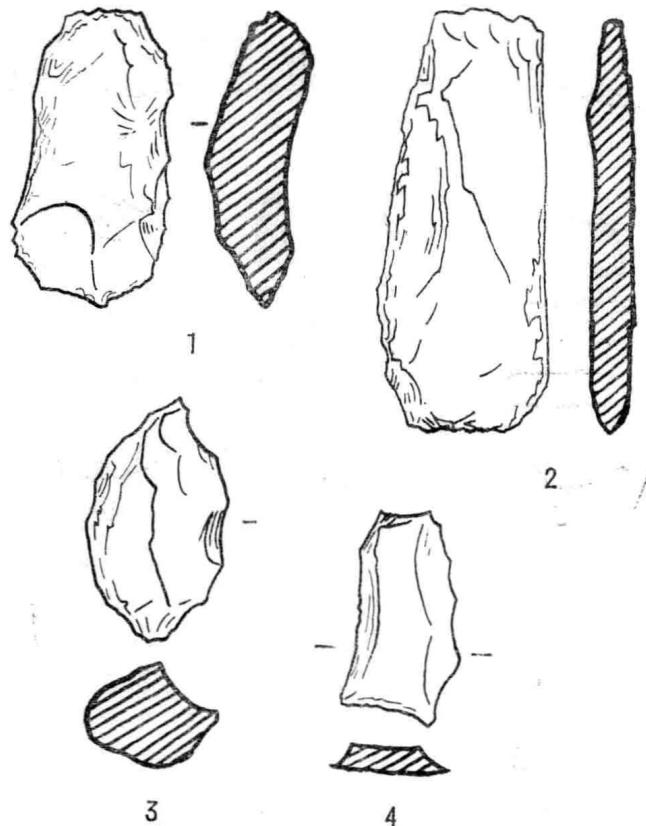
图二 三道通遗址出土文物

1、石斧 2、3石铲 4、5陶器口沿残片 6、7石锤 8、刮削器 9、石锄
(1、2、9约1/4; 3,约1/3; 4—8,1/2)

2. 狼头山遗址

金沙河大体由西向东流入辉发河，八道河子镇位于其上游。狼头山在八道河子镇李家堡村北，南临金沙河岸，东面是老郎沟屯。再南面隔金沙河约500米处为简家洼子屯，北面山峦绵延，西南地势平坦开阔。金沙河蜿蜒曲折地由西向东经南侧山脚下流

过。狼头山海拔404米，相对高度70米，山势西高东低，西北坡陡峭，东南坡平缓，遗址即在东南坡上(图版壹：5)。狼头山遗址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米，包涵着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见本章第二节)两种文化遗存。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皆为石器，散布在地表上。采集的石器种类有石镐、石铲、石核、尖状器



图三 狼头山遗址采集文物

1、弓体石镐 2、石铲 3、尖状器 4、石片石器 (均为1/4)